

攀高峰

北京人民出版社

攀 高 峰

工农兵短篇小说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

攀 高 峰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印刷五厂印刷

*

1972年2月第1版 197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21 定价：0.20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目 录

正点发车	勇 征 (1)
验收	铁竹伟 (9)
攀高峰	杨德田 (19)
梁师傅	邵钧林 (32)
冲锋在前	谢瑞河 (39)
无限风光	北京化工实验厂写作组 (49)
方案	梁 潇 (58)
车从北京来	马贵民 (63)
车轮滚滚	赵云岭 (68)
我们公社里的故事	冯树勋 (73)
我的老师——郑大叔	朝 华 (79)
岗位	李惠薪 (89)

正 点 发 车

勇 征

祖国的东北。漫天风雪迎接着就要到来的又一个春天。

“呜——”一声响亮的汽笛压住了大风的呼啸。机车喷着一股股浓烟，将一节“特种凹心平板车”推到检查线上。列车刚刚停稳，早就等在线路上的检车组工人，立即上来用小锤叮叮当当地检查着车上的每一个部件。

列车检修所的军代表王志群，正在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看工人们写的革命大批判稿。听到火车汽笛的鸣叫，他站起身就往外走。这几乎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尽可能多地去参加实践。但就在这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老王只好回身拿起话筒。

“喂，我就是。什么？……装运援外物资的列车……”老王急忙转身眺望窗外的列车，同时细心地听着分局军管会的指示，他那刚毅的面孔显得更加庄重。“是！我们一定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决不放过一个松动的螺丝。十点整准时发车，以实际行动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老王刚搁下话筒，检车组的工人们披着雪花涌进了办公室。老王一面给检车组组长刘铁拍下肩背上的雪花，一面关切地问：

“‘特平车’检查过了吗？”

“检查过了。”

“怎么样？”老王又追问了一句。

“轴检过期，制动检查过期，需要送站修线修理。”刘铁清楚地回答。老王急切地问道：

“送到站修线去修，需要多长时间？”

“送进去再拉回来，全力抢修，也得五个小时。”

老王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同志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庄严声明中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节‘特平车’就是装运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急需物资的。现在海港的货船已经装好其他援外货物，单等我们这节‘特平’的货装上了船，就立即启航。这节‘特平’必须在上午十点准时发车。”

老王的话音刚落，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抬头看看墙上的电表：八点整，距离发车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

“能不能马上再调一辆来？”一个青年工人提议。

“不行！这种车归路局调配。如果现调，起码得四、五个钟头。”刘铁答道。

大家都在为“特平车”焦虑。老王的心也很不平静。在越南，在老挝，在柬埔寨，美国强盗的飞机正在狂轰滥炸和平的土地；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正紧密配合，英勇奋战，向美伪军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战友们多么需要足够的抗战物资呀！此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情感，象大海的波涛一样在王志群胸中翻腾。“特平车”怎样才能准时发出呢？他望着周围这些刚刚检车回来，手上还沾着油污的工人师傅们，心里豁然一亮，紧锁的双眉也舒展开来。他想，“**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只要坚定地依靠这些最有实践经验的人，就一定有办法。想到这里，他那宽阔的胸膛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坚定地说：“同志们，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忠实战友和亲密兄弟。我们工人阶级一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履行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能让‘特平’晚点，眼瞅着援外货轮不能准时启航吗？同志们整天和列车打交道，最有发言权，大家说说这事该咋办？”刘铁那憨厚的脸膛，这时胀得通红。军代表老王的话音刚落，他猛地向前跨了一步，用洪钟般的声音说道：“装运援外物资的‘特平’十点发车，一秒也不能误！这正是我们向英雄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表示敬意，向他们认真学习的好机会。我的意见——”说到这里，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们，抬起胳膊，把那粗大的拳头使劲一挥：“在检查线上我们自己干！”

“对，我们自己干！”同志们都赞同刘铁的意见。可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人，却慢条斯理地开了腔：

“修‘特平车’，这可不是长个脑袋就能干的活儿。”

老王看了看，原来是刚从分局技术室下放到这儿来的老技术员。

青年工人小佟站起来，把头上的帽子往上一推，回了他一句：

“我们的脑袋怎么了？什么活不是人干出来的？离开实践，啥脑袋还不是空的？”

“还没干怎么就知道干不了？”“咱们可以试验试验嘛！”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技术员赶忙缓和了口气，但还很固执：“不用试验，咱干不了。试验要时间哪！如果两个小时修不好，这责任……”

一个白了鬓角的老检车员胸有成竹地说：“我们成天和列车打交道，对车子的脾气秉性摸得透透的，过去说我们不能干，是被叛徒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卡着，不让我们干。能检车就能修车！”

“对！久病还能成良医呢，何况咱们一天到晚搞检车这个活。”刘铁斩钉截铁地说：“干什么都有个头一回！”

“干什么都有个头一回！”这句话很自然地使军代表老王联想起自己十六岁时参加抗美援朝过鸭绿江打的第一仗。那时候，自己没有打过仗，不也跟老战士一起参加一次夜间战斗，拿下了一个山头，抓了十几个美国鬼子，自己还缴获一支卡宾枪吗？真知只能来自实践。老王琢磨着眼前对修“特平车”的两种意见，意识到这不单单是一项工作的意见分歧，这里面有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啊！想到这，他站起来，加重语气地说：“今天咱们能不能在特殊情况下保证‘特平车’正点发出，不仅关系到援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物资能不能及时送到，而且这也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只要我们勇于实践，随时注意认真总结经验，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

老王的话，一句句地说在大家的心坎儿上。屋子里沸腾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想办法，不大一会儿，一个完整的现场修车方案产生了。分局军管会迅速批准了他们的方案。一场抢修“特平车”的战斗打响了！

军代表老王扛着“千斤顶”，组长刘铁夹着三通阀，工人们拿油线的，拎管钳的，一个个精神抖擞，顶风冒雪飞步跑到“特平车”前。

“特种凹心平板车”是专门装运超高超重货物用的。十六

个大钻轱立在钢轨上，车身自重就一百多吨。车厢底是个大凹兜，兜底距离路面只有半尺多高。如果把车送到站修线去，人可以站在沟底更换三通阀。可眼下抢时间在现场作业，就只能躺着干。

刘铁刚想要小佟手里的管钳，话没出口，只见小佟把管钳往车底下一扔，上来就要抢刘铁手里的三通阀：“这活我包了！”刘铁急忙往后一闪说：“大老远的扛到这，能让给你吗？”

“怎么，信不过我？”小佟一捋袖子，挑战似地说：“咱这胳膊铁打钢铸，支援印度支那战友不用，啥时候用？！”

老王看着小佟那股坚决劲儿，就笑着帮了句腔：

“老刘，我看你就发扬点风格，让给他吧！”

没等刘铁回答，小佟就接过了三通阀。他刚要往车底下钻，“等等！”只见老王迅速脱下皮大衣往车底下铺去。小佟望了望军代表那充满信任的目光，一头钻进了车底。他仰面躺在皮大衣上，一手托着四十多斤重的三通阀，一手握着管钳用力地拧着。刺骨的北风象刀子一样割着他的手背，冰冷的三通阀象钢针一样扎着他的手心。一分钟、两分钟……三通阀好象越来越重，胳膊开始有些颤抖了。他心里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顿时，浑身增添了用不完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手里托的不只是一个三通阀，也是全国人民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重大责任。小佟拧上了一个又一个螺丝，终于把三通阀装上了。

要对一百多吨重的“特平车”进行轴检，首先需要把轴箱顶起来，取出轴瓦进行检查。刘铁把千斤顶安放在一个轴箱底下，老王双手紧握压把，使足劲开压了。轴箱顶起后，可轴瓦却取不出，原来车轮跟着轴箱一块起来了，车轴和轴箱

顶部把轴瓦紧紧地挤在中间。大家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拿不出轴瓦。

刘铁出神地望着翘起的车轮，寻找着失败的原因。

军代表老王看了看表，已经是八点四十了，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充满信心地说：

“同志们，‘失败是成功之母’，毛主席教导说：‘**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虽然我们没有取出车轴瓦，但是我们可以从失败中找出原因，大家分析分析，看问题在哪？怎么解决？”

刘铁指着“千斤顶”说：“我们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主观不符合客观。我们平常顶的都是三十至六十吨的普通车，今天我们顶的是一百一十吨的‘特平车’，再用老办法就行不通了。我看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单顶一面上。”

一位老工人沉思了一会，说：“嗯，是这么个道理。咱们顶一面，由于车体倾斜，重力都集中在另一面，‘特平车’吨位那么大，必然把车轴撅起来。咱们不是总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我看咱们两面一起顶，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大家一致同意老工人的看法。

这时，小佟在旁边插了一句：“既然一个轴的两个轴箱一起顶可以解决取轴瓦的问题，那么，咱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把十六个轴箱一块都顶起来，同时进行检查，不是还可以解决时间问题吗？”

“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个好办法！”

就这样，他们集中了“千斤顶”，顺利地对十六个轴箱进行了过细的检修。到这节“特平车”全部检修完毕，才只用了

三十分钟。

军代表老王和工人们，肩披着晶莹的雪花，擦着脸上的汗水，望着站台上的大吊车把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的物资装上“特平车”，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快。小佟连蹦带跳跑到老王面前说：“‘特平车’大概没想到叫咱检车员就地给治服了！”

刘铁望着调皮的小佟笑了，他想：军代表过去虽然没有干过这一行，但是他对这场战斗的判断和指挥，可真是果断！

此刻，老王在想什么呢？他在想：战斗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他笑着对大家说：

“咱们今天这场战斗，既支援了英雄的‘大前方’，也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叛徒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胡说什么‘头脑制造法则’，他们否认群众的实践，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今天，我们用铁的事实批判了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他的一番话，点燃起了一场革命大批判的烈火。刘铁开了头炮：

“什么‘头脑制造法则’，哪一个检车工生下来就会检车？”

“毛主席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今天我们所以能修好‘特平车’，不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天生聪明，而是我们成年累月和列车打交道，在实践中把它摸透了。”这是老师傅的声音。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胡说什么‘先知先觉’，纯粹是唬人，没有实践就什么也不知，什么也不觉！”这是小佟的大嗓门。

白了鬓角的老检车员气愤地说：“过去咱分局的那个反动

的技术‘权威’，把自己打扮成个英雄，其实他什么也不会干，就会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有一次，一个车钩坏了，我们检车员怕耽误发车时间，就自己动手换了一个。可是那个‘权威’硬说违反了章程，非让卸下来，送到站修线去换，结果，火车晚了点……。”

“我也说两句，”那个下放的老技术员也开了口：

“今天这件事，对我教育太大了。过去，我整天蹲在技术室里，和图纸打交道，总以为那些所谓‘权威’、‘专家’脑子聪明。听他们胡说‘长什么脑袋干什么活儿’，我也跟着瞎嚷嚷，今天才知道我是中了‘先验论’的流毒。往后，我一定向工人师傅好好学习，按毛主席的教导，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边来！”

站台上，革命大批判会开得有声有色。军代表老王看着这火热的战斗气氛，心情激动地说：

“今天，我们大家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呜——”一声汽笛长鸣，军代表和检车组全体工人同志的目光同时集中在站台的大钟上：十点整。

列车开动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镶嵌着这十七个金色大字的机车，带着满载中国人民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深厚情谊的列车，沿着明亮的钢轨，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南方。

验 收

铁 竹 伟

我从三营修水库的工地回来，走进办公室一看，桌上放着张纸条，上面写着：“姚处长，猪场有大喜事，请速来！猛子”。瞧，那“大”字还特别重重地描了几笔。猛子是团里养猪班班长，名叫张大猛，大家都习惯地叫他“猛子”。他说的喜事，一定是指那批援外的猪要运走了。我连忙穿上棉大衣，转身出了营房，冒着雪向养猪场走去。

走近养猪场，迎面扑来一阵阵中曲发酵饲料的香味。推开大门，只见迎门的墙下，菜叶堆得象小山一样。猪圈边的草棚里传来“嚓！嚓！嚓！”的铡草声，还伴随着两个人断断续续的说笑声。

我跨进草棚一看，猛子并不在场。掌铡刀的是新战士小林，坐在木墩上续着菜叶的却是师后勤部的徐部长。徐部长把棉袄袖子高高卷起，腰间扎着个白围裙，斑白的鬓角沁出了汗珠。我向徐部长敬了个礼，说：“部长，你是来验收这批猪的吧？”

徐部长笑着站起来，在白围裙上揩揩手，握着我的手说：师里让我来看看，跟你们一起把好关。明早汽车就来了，看看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对革命者来说，能够为支援印度支那人民反美斗争、为

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作出一分贡献，那真是太幸福了。我说：“部长，快给我们布置新任务吧！这批援外的猪还在养着，猛子他们就天天缠着我要新任务！”

这时，小林端来两杯热茶，送到徐部长和我面前，对徐部长说：“首长，我去猪圈看看！”说罢，跳出了门。

团里确定由我陪同徐部长检查工作。我说先向部长汇报汇报。部长说：“咱俩搭伙铡草，这也碍不着谈话。”说着他弯下腰去，埋头理菜叶了。我也操起铡刀把，一边“嚓！嚓！嚓！”地铡着，一边把话匣子打开了。

我首先汇报了一个情况：前几天，收购站的一位同志来猪场转了一圈，一个劲地夸奖猛子他们把猪喂得好，个个都胖头大耳，滚瓜溜圆。把这样的猪送到加工厂，做成各种罐头、肉松，冰成冻肉，炼出猪油，产品多样，质量高……

“哦？你对这些记得还挺详细嘛！”部长打断了我的话，并且看了我一眼。

我喝口水继续说：我准备抓住收购站那位同志的赞扬，对猛子他们好好鼓励鼓励。喂养这批援外的猪，猛子带着养猪班同志是下了功夫的。去年大雪天，正赶上猪长架子，喂一顿就需要四、五大缸饲料。猛子他们天天起早贪晚，跑十几里路去农场，扒开积雪，把菜叶一片片拣回来。他们手都冻肿了，没一个皱皱眉头。为了改进猪饲料，猛子又跑了好几个部队去学习，有好几宿没睡好。春天怕猪生病，他们跑遍了附近的山头，采了大量中草药，熬给猪吃。这类事，一下子说不完，要是记者来写一写就好了……

“你这是给养猪班请功吧？”徐部长问我，并且笑了一笑。

提起请功，我的确有这个想法，便认真地回答：“应该给

猛子他们记上一功。这次他们完成的又是援外任务。”

“有贡献是吧？”部长真是把我的心思摸透了。我发现他蹙着眉头在思索什么。我立即感到：部长对我的汇报不满意，但一下不知道漏洞在哪里。我有几分尴尬，只好暂时停止了汇报。

门“吱”一声被推开了。一阵北风裹着雪花，呼地吹了进来。只听外边有人嚷道：“谁在里边？快出来帮俺卸车！”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猛子回来了。徐部长听到喊声，腾地起身，走出门去。我也跟着走出去。北风卷着大雪漫天飞舞。雪地里，猛子正和几个战士忙着解绳子卸车。两辆板车上的菜叶都堆得高高的。猛子只穿着绒衣，棉裤卷到了膝盖下，赤着两只大脚板，站在雪地里。胖胖的脸冻得红红的，头上却象开了锅一样，从帽子四周腾着热气。

“怎么，你的鞋子不够穿？”徐部长上前握住了猛子的手问道。

一个战士说：“有鞋子，可是他喜欢赤脚。”

猛子说：“部长，打赤脚，干活利索。”

徐部长拉着猛子和自己比了比，说：“猛子，你比上半年又长高了。”说着，又挨个和围过来的其他战士握手，然后就和大家一道卸起车来了。

猛子一边搬着菜叶，一边问：“部长，明天一早猪就要运走了吧？”徐部长说：“是呀，你们舍不得吗？”这回答引得大家都笑了。猛子乐得蹦了一下，对我说：“处长，就是这件喜事。请你领着我们加紧准备，请部长验收。”

徐部长说：“姚处长正在给你们请功哩。”

“有啥功！”猛子一本正经地说，把手里的一抱菜叶也放下

了，“这两天我们班正在找差距呢。我们为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做的事太少了，说起来就惭愧。”

“惭愧？”徐部长很注意猛子这句话。

“是很惭愧。毛主席教导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猛子，你想得好！”徐部长望着低下头干活的猛子，满脸都泛出了笑容。和这些年青的战士在一起，他仿佛也变得年青了。他们一边笑呵呵地说着话，一边干着活，很快就把两车菜叶卸完了。

回到宿舍里，我连忙打了盆热水给猛子他们烫脚。部长也把热茶递到猛子手里，说：“快喝口热茶暖暖身子。”猛子坐下来，咕噜咕噜地喝着水。部长又把棉衣给他披上，坐在他旁边，亲切地问：“猛子，听说你最近学习得更好了？”

猛子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子，双手递给部长，说：“部长，俺近来集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方面的教导，心里亮堂多了！请你检查检查。”

部长翻着猛子的笔记本，只见本子上恭恭敬敬地抄录着毛主席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全文和毛主席论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语录。徐部长数了数，共记了二十九条。后面还有心得体会。部长翻着翻着，念出声来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得美帝国主义晕头转向。他们国虽小，却挑起了反对美帝的重担，站在斗争最前线，不怕流血牺牲。这对我们大后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力的支援。我要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学习，学习